

洗硯新錄
蓉塘記聞
抱璞簡記

瓠里子筆談
投甕隨筆



Z121

1
:2950 洗

60591

硯

新

錄

姜
南
纂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洗硯新錄（及其他四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洗硯新錄

此據藝海珠塵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洗硯新錄

明 姜 南纂

程文不必工

道山清話云。韓莊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。徧觀子弟程課。喜甚。謂門客曰。舉業只須作到這箇地位。有命時儘可及第。自此常令日日講五經。依次第觀子弟。程文不必更工。枉了工夫。若無命時。雖工無益。夫舉業文字。今國家以此取士。固不可不務精熟。然專力於此。而不知窮經以求其理。而措諸用。徇口耳。騁筆舌。窮不能獨善其身。達不能兼善天下。所謂有命之言。於學者極有益。當務其著己者而已。

二公主角富貴

宋仁宗朝。駙馬柴宗慶與駙馬李遵頊連袂。柴主賢而李主亦賢。柴主欲與李主角富貴。李先詣柴第。柴主夫婦盛飾以爲勝。左右皆草草。次及柴主之過李第。李主夫婦道粧而已。左右皆盛飾。徐出二子。示之曰。子所有者二子耳。柴頗自愧。士論高之。後柴無子。所積俸緡數屋。未嘗施用。及柴薨。悉送上官。

光武責吳漢

光武時。公孫述死。吳漢夷其妻子宗族。帝聞之怒。責漢及劉尚曰。城降三日。吏人從服。孩兒老母。口以萬數。一日放兵縱火。聞之可爲酸鼻。尚宗室子孫。嘗更吏職。何忍行此。仰視天。俯視地。觀放麀啜羹。二者孰仁。良失斬將弔人之義。吁。帝一念之仁如此。宜其光復舊物而平一天下也歟。

演小說

世之瞽者。或男或女。有學彈琵琶演說古今小說。以覓衣食。北方最多。京師特盛。南京、杭州亦有之。嘗讀盟存齋過汴梁一律云。歌舞樓臺事可誇。昔年曾此擅豪華。尙餘良嶽排蒼昊。那得神霄隔紫霞。廢苑草荒堪牧馬。長溝柳老不藏鴉。陌頭盲女無愁恨。能撥琵琶說趙家。觀此。則自昔蓋有之矣。

張說裴耀卿議杖朝臣

唐開元十年十一月。前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。上與宰相議其罪。張嘉貞請杖之。張說曰。臣聞刑不上大夫。爲其近於君。且所以養廉恥也。故士可殺不可辱。臣竊巡北邊。聞杖姜皎於朝堂。皎官登三品。亦有微功。有罪應死。則死。應流。則流。奈何輕加笞辱。以皂隸待之。姜皎事往。不可復追。仙先據狀當流。豈可復蹈前失。上深然之。嘉貞不悅。退。謂說曰。何論事之深也。說曰。宰相時來。則爲之。若國之大臣。皆可笞辱。但恐行及吾輩。此言非爲仙先。乃爲天下士君子也。嘉貞無以應。又開元二十五年五月。夷州刺史楊潛坐賊常死。上命杖之六十。流古州。左丞相裴耀卿上疏。以爲決杖贖死。恩則甚優。解體受笞。事頗爲辱。止可施之徒隸。不當及於士人。上從之。吁。二公可謂近厚之論也。以禮事君。務存大體。俾朝廷以禮義廉恥待士。所存不亦遠哉。

天子家事

唐武后時。后姪武三思。營求爲太子。狄仁傑諫。太后曰。此朕家事。卿勿預知。仁傑曰。王者以四海爲家。四

海之內。孰非臣妾。何者不爲陛下家事。君爲元首。臣爲股肱。義同一體。況臣備位宰相。豈得不預知乎。此大臣盡心王室。體國家安社稷之言也。卒之反正廢主。以周爲唐。呂衡州謂其取日虞淵。洗光咸池。潛授五龍夾日以飛。又何過哉。又唐德宗欲廢太子李泌。切諫。上曰。此朕家事。何豫於卿。而力爭如此。對曰。天子以四海爲家。臣今獨任宰相之重。四海之內。一物失所。責歸於臣。況坐視太子冤橫。而不言。臣罪大矣。泌之心。卽仁傑之心也。故華陽范氏稱其以直誠正言。感悟人主。卒使父子如初。可謂忠矣。吁。若奸臣則不然。貪位固寵。以私滅公。陷君父而不恤。誤天下而不顧。欲保其家。而卒滅其家也。如唐高宗欲立武氏爲后。褚遂良韓瑗來濟苦諫。上皆不納。它日李勣入見。上問之曰。朕欲立武昭儀爲后。遂良固執以爲不可。遂良既顧命大臣。事當且已乎。對曰。此陛下家事。何必更問外人。上意遂決。又唐元宗將廢太子瑛。鄂王瑤。光王瑒。召宰相謀之。李林甫對曰。此陛下家事。非臣等所宜豫。上意乃決。吁。二奸之罪。可勝誅哉。

獨孤性妒

蔣冠道人徐延之云。史稱隋文帝獨孤后妒。後宮罕得進御。尉遲迴女孫沒入宮。得幸於上。后陰殺之。帝大怒。單騎入山谷間。行二十餘里。高嬪楊素追及。叩馬苦諫。還宮。嬪夫人卒。帝欲爲娶。嬪年老。納室非所願。後嬪妾生男。后不悅。譖嬪於帝。陛下尙復信高嬪耶。始欲爲嬪娶。而嬪面欺。今其詐見矣。帝由是疎嬪。太子勇昭訓雲氏有寵。生儼裕筠。諸姬子數人。而與妃元氏不相得。后稱不平。遣人伺求勇過。不惟於已有妒。且妒其子妾。而又妒於嬪。所謂併他人家亦妒也。殊不可曉。以余論之。自古得國之暴。未有易於

隋文者。故未旋踵而身軾國危。獨孤之妒。楊素之奸。殆天生二人。以爲亡隋之階者乎。

時文之弊

朱文公答陳隋仲云。科舉文字固不可廢。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。都無誠實正當意思。一味穿穴旁支曲徑。以爲新奇。最是永嘉浮僞纖巧。不美尤甚。後生輩多宗師之。此是今日莫大之弊。向來知舉輩。蓋知惡之。而不識其病之所在。顯反抉摘一字一句。以爲瑕疵。使人嗤笑。今欲革之。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。誦以爲法。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。又文公學校貢舉私議有云。近年來習俗苟偷。學無宗主。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。與夫先儒之傳注。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。諷誦摹倣。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。以意捃摭。妄作主張。明知不是經義。但取便於行文。不暇恤也。諸經皆然。而春秋爲尤甚。主司不惟不知其謬。反以爲工。而置之高等。習以成風。轉相祖述。慢侮聖言。日以益甚。名爲治經。而實爲經學之賊。號爲作文。而實爲文字之妖。不可坐視而不正也。吁。今科舉之弊正如此。朝廷甚欲革之。惜司文衡者。徒有革弊之言。而未得革弊之方。士大夫有志復古者。不能不慨於文公之言也。

盧綸詩

唐盧綸字允言。河中人。大歷十才子之一也。用韋渠牟薦。德宗召見禁中。帝有所作。輒使庶和。今讀其詩。如元日早朝呈同省諸公其末云。小臣無事諫。空愧伴鳴環。其元日朝回中夜書情寄南宮二故人一聯云。無能裨聖代。何事別滄洲。似非蠅營狗苟貪位慕祿。而不以素餐爲恥者口中語也。而乃以韋渠牟薦

得官。君子何取焉。然則世之行不逮言者多矣。況詩人乎。

鑷白髮

南史。齊鬱林王五歲。戲高帝傍。帝令左右鑷白髮。問王。我誰邪。曰太翁。帝笑曰。豈有爲人作曾祖而鑷白髮者乎。因讀此而笑。世之癡人。年近期頤。鬚髮皓然。非鑷則染。將欲何爲乎。

昭君曲

奉詔事和親。從容出禁宸。緣知平國難。猶勝奉君身。此山陰高貴明璧所作昭君曲也。意亦新妙。出人意表。

題徽宗畫詩

宋徽宗善圖繪。多畫翎毛。今人家往往收得之。間有近代名人題詠其上。或譏之。或惜之。如忠勤伯汪公廣洋雙鴛圖云。蘆葉青青水滿塘。文鴛晴臥落花香。不因羌管驚風起。三十六宮春夢長。釋子來復喜鵲圖云。黃沙風急蒺藜秋。回首中原淚暗流。誤聽當時靈鵲語。誰知舊喜是新愁。釋宗泐小鵲圖詩云。落日黃塵五國城。中原回首幾含情。已無鴻鴈傳家信。獨有松枝喜鵲鳴。又雪江獨棹云。艮嶽秋深百卉腓。胡塵吹滿袞龍飛。淒涼五國城邊路。得似寒江獨棹歸。周仲方雙鴈圖云。江南簾幕重重雨。艮嶽河山處處花。兩地舊巢傾覆盡。西風萬里入誰家。張璪畫蘭云。御墨淋漓寫楚蘭。披圖却憶政宣間。分明一種湘纍怨。萬里青城似武關。

韓魏公處變

宋英宗初晏駕。急召太子未至。英宗復手勳。曾魯公公亮愕然。亟告韓魏公琦。欲止召太子。韓公拒之曰。先帝復生。乃一太上皇。愈促召太子。其達權通變如此。吁。天子疾大漸。而皇太子不侍。使宰相非賢。則國家之亂也不難矣。此韓公所以能處大事也。

王荊公文集

臨川王荊公文集一百卷。宋宰相王安石所著也。舊本一百三十卷。元金谿危素復加增補校訂。總爲百卷。今板行者是也。臨川吳文正公澄序之。有云。公之學雖博。所未明者。孔孟之學也。公之才雖優。所未能者。伊周之才也。不以其未明未能自少。徒以其已明已能自多。毅然自任而不回。此其蔽也。吁。荊公之論。定於此數語矣。

詢事各於其黨

宋張忠定公詠採訪民間事。悉得其實。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曰。彼有好惡。亂我聰明。但各於其黨。詢之再詢。則事無不審矣。李昉問其旨。公曰。詢君子得君子。詢小人得小人。各就其黨。詢之。雖事有隱匿。亦十得八九矣。

廬州四忠

國初從龍諸臣在廬州有精忠大節者四人。謂楚國公廖永安。虢國公俞通海。蔡國公張德勝。永義侯桑

世傑。楚號二公巢縣人。蔡國合肥人。永義無爲州人。

陶安善讓

國初丙申年。三月克金陵。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。以陶安左司員外郎。陞郎中。日贊機務。旣而得劉基。宋濂。章溢。葉琛四人。上問安。四人者何如。安對曰。臣謀略不及劉基。學問不及宋濂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。葉琛。上多其善讓。

元世祖詰降將

元世祖嘗召宋降將問曰。汝等降何容易。對曰。賈似道專國。每優禮文士。而輕武臣。臣等久積不平。故望風送款。上使董文炳語之曰。似道實輕汝曹。特似道一人之過。汝主何負焉。正如汝言。則似道之輕汝也。固宜。吁。劉敬。呂文煥身爲大將。首鼠偷生。使聞此言。尙可立其朝。而食其祿乎。其不愧死者幾希。

藉口國史

元危素再入翰林。僅一日。而天兵入燕。素曰。國家遇我至矣。國亡。吾敢不死。趨所居報恩寺。俯身入井。將就沈溺。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力挽起之。且曰。公毋死。公不祿食四年矣。非居任者比。且國史非公莫知。公死是死國之史也。已而兵入府藏。垂及史冊。公言於鎮撫吳勉輩而出之。累朝實錄無遺缺者。素之力也。太祖召至南京。授翰林侍讀學士。兼弘文館學士。時洪武二年也。尋謫居和州。閱再歲而卒。吁。忠義者。人臣之大閑也。吾盡吾之節而已。遑恤其他。史書者。天下之公論也。一人不記。天下必有記之者。何必

以此藉口爲偷生之階乎。

戒子

遂初先生四明王叔載名厚。戒子陸隴曰。承家不在名位。而在不失身。敬身不在外貌表襮。而在毋自欺。讀書當貫古今。處世必審進退。其有同流合汙以爲通。矯時干譽以爲高。患得患失。以終其身者。吾所深惡。非所望於汝也。

引水便汲

洪武七年。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還。至西安。以其民病饑水也。言於秦王。穿渠貫城中。通九龍池。水以利之。汲者飲者皆額手謝。九龍池一名九龍泉。泉有九穴。會於一池。俗名鵝鴨池。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。按宋陳康肅公堯咨守京兆。乃疏龍首渠引灤水入城。以便民汲。國朝天順中。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。又引交瀾二水入城。以便汲。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者。三公之惠也。今龍首九龍所引俱絕。秦民日飲者。余公所引者耳。

能孝者能忠

方正學先生孝孺事建文君。盡忠死節。天下稱忠臣。然先生之孝。亦不可及也。先生父愚庵先生克勤。洪武初。知濟寧府。有誣以擅用倉中炭葦者。被逮。先生上書政府。願以身從軍贖父罪。不報。竟謫役江浦。會空印事起。吏又誣及愚庵。復草疏將伏闕訴之。而愚庵沒於京師。吁。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。予於先

生深有感焉。

石監生

正統甲子夏。國子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權奸。困首木於大學。三日不解。炎暑蒸鬱。公羸弱不能勝。瀕死須臾。監生石大用者。豐潤人。自邑庠陞太學。有年。處六館諸生間。恂恂謹飭。植志務學。不少自衒。故自祭酒司業以下。皆不知其爲人。乃蹙然號於衆曰。師猶父也。父師罹難。弟子豈忍坐視衆無有應者。大用退而閉戶。草疏奏懇請自代。忠文亟遣人止之。弗聽。同輩亦有沮之者。大用奮然作色曰。朋友急難。詩歌鵲鴿。況師乎。亦弗聽。挾所奏詣銀臺投進。銀臺難之。且懼之以法。大用曰。生以義死。亦以義。何懼之有。銀臺知其不可抑。遂以聞于上。上並釋之。孟子曰。人有不爲也。而後可以有爲。信夫。

文武豈有種

唐來濟父護兒。本隋驍將。而濟以學行稱。知政事。時虞世南子昶。無才術。歷將作少匠。許敬宗曰。護兒兒作相。世南男作匠。文武豈有種耶。吁。如敬宗奸邪。而其孫遠以忠節著。則忠邪又豈有種耶。

李懷光論吐蕃

唐德宗興元元年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。吐蕃相尙結贊言蕃法發兵。以主兵大臣爲信。今制書無李懷光署名。故不敢進。上命陸贄諭懷光。懷光固執以爲不可。曰。若克京城。吐蕃必縱兵焚掠。誰能遏之。此一害也。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。人賞百緡。彼發兵五萬。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緡。何從可得。此二害也。虜

騎雖來。必不先進。勒兵自固。觀我兵勢。勝則從而分功。敗則從而圖變。譎詐多端。不可親信。此三害也。竟不肯暑敕。尙結贊。亦不進軍。史言李懷光雖欲有寇。以自資。然其陳用吐蕃三害。言亦各有理。元人召用苗軍。卒受其害。亦可鑒矣。

會稽山別名

吳越春秋云。禹既受舜禪。卽天子之位。三載考功。五年政定。周行天下。歸還大越。登茅山。以朝四方羣臣。觀示中州諸侯。防風氏後至。斬以示衆。示天下悉屬禹也。乃大會計治國之道。內美釜山。州慎之功。外演聖德。以應天心。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。因傳國政。休養萬民。國號曰夏后。封有功。爵有德。惡無細而不誅。功無微而不賞。天下喁喁。若兒思母。子歸父焉。又史記註。禹到大越。登苗山。然則會稽山本名茅山。其名苗山。蓋亦聲相近也。